

金匱要略

卷之三

一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三

王肅

肅字子雍朗長子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中拜散騎常侍青龍末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正始初出爲廣平太守徵拜議郎尋爲侍中遷太常後爲光祿勳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謚景侯有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有聖證論十二卷家語解二十一卷政論十卷集五卷

格虎賦

羽騎雲布蘭車星陳

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

請爲大司馬曹真臨弔表

太和四年

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子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呂爲美可依舊禮爲位而哭之敦睦宗族通典八十

奉詔爲瑞表

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蕭奏呂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于踐祚之壇宜矣

御覽五
八十九

論祕書丞郎表

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肅表曰臣呂爲祕書職于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昔時祕書掌國祕密祕書丞郎儀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今尚書郎侍御史皆乘

犢車奏事用尺一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猶用尺奏不得朝服又

恐非陛下轉臺郎呂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通典二十六初學記十二兩引又御覽二

百三十
三兩引

祕書不應屬少府表

青龍之末主者啟選祕書監詔祕書駘吏呂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肅呂常侍領焉肅表曰魏之祕書卽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祕書而爲中書呂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于驘隸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國典乎太和之中蘭臺祕書爭議三府奏議祕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爲官聯

御覽二十一百

表

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

分離則一體不具

初學記二十三御覽一百九十三

賀瑞應表

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藝文類聚十九

諫征蜀疏

太和四年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呂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呂永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日後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呂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魏志王肅傳

陳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
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
呂言明試呂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呂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
公卿各呂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呂出內帝命而已
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
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
親呂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
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
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呂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
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魏志王肅傳

請山陽公稱皇配謚疏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呂帝號無
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
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襯斂之
制輿徒之飾皆同之于王者是故遠近歸仁呂爲盛美且漢總帝
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
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呂
贈終可使稱皇呂配其謚魏志王肅傳

上疏請恤役平刑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呂安靜
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
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呂丁夫疲于力作農者離
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眾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

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卽安聖體其內足卽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畱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卽此興功何功不立卽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卽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卽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卽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卽爲自今卽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卽次寃復更發無或失信凡

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呂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呂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呂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呂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呂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魏志王朗傳

禘祭議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呂今年四月禘告

大六百二十二
小七

王肅議曰今宜召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
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
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
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通典四十九

又奏

趙怡等召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
言各于其廟則無召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召粢盛百物豐
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于事親致敬于四時比時具物不
可召不備無緣儉于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也夫謂殷者因召
祖宗竝陳昭穆皆列故也設召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
祭于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召
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召爲
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㠭特禘者㠭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于禮記則㠭祫爲大于論語則㠭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㠭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㠭爲禘者各于其廟原其所㠭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祫㠭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㠭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㠭禘爲夏之名是㠭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通典四十九

議祀圓丘方澤宜宮縣樂八佾舞

王者各㠭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

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滅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召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

七十

又議

說者曰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臣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召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召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召致鬼神召和邦國召諧萬民召安賓客召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于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召厯人心也又周官執師掌教執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執東夷之樂也又鞮鞚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次

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于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鈞之舞

宋書樂志一通
典一百四十一通

郊廟樂舞議

周官曰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曰致鬼神曰和邦國曰諧兆庶曰安賓客曰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

隋書音樂志上
任昉據王肅議

告瑞祀天宜曰地配議

禮有事于王父則曰王母配不降于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于地今奉嘉瑞曰告而地獨闕于義未通曰地配天

于義正宜

通典五十五

祀社議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通典四十五

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于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㠭稱仁明也通典五十五

己遷主諱議

高皇諱明皇帝旣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答曰殷家㠭甲乙爲字旣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㠭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㠭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

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已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
獻子自已爲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
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
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
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
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已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
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
已上去殫乃不諱諱三祖已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
自此已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已爲名字其言事不
諱所謂魏國于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通典一
百四

諸王國相宜爲國王服斬縗議

尚書左丞王灭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已爲宜齊縗或已

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案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召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于王非其義也今哭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于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呂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于其黨不得呂六禮既備又呂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呂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旣葬而除之也今哭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旣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于禮乎通典八十八